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

前漢

第四冊

新學
社

PDG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卷二十三

前漢十五

榷算

口賦 更賦 算賦 戶賦 軍賦 算嘗 算車船 鹽鐵 榷酤 算絡綬 給獻費 雜稅 租六畜

昭帝元鳳四年詔毋收四年五年口賦

如淳曰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八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

漢書昭帝

紀

元平元年詔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

漢書帝紀

宣帝五鳳三年減天下口錢

漢書宣帝紀

元帝時貢禹以為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

於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

始

漢書貢禹傳

通考同

按算賦十五歲以上方出此口賦則十五歲以前未算時所賦也

按漢始有口賦然頗輕於後代至昭宣時又時有減免且令流民還歸者勿算故其時膠東相王

成遂偽增上流民自占八十萬餘口以蒙顯賞則以流徙者算數既除州郡無逋負之責可以容

偽故也

以上通考戶口考

右口賦

漢氏常有更賦疲癯咸出漢書貨志

昭帝元鳳四年詔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皆勿收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

者欲得顧更錢次重者出錢顧之月二十是為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月一便是為卒更也貧日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也
漢書昭通考

右更賦

漢四年初為算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
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
漢書高帝紀

孝惠六年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注云漢律人出一算
賈人與奴婢倍算
漢書惠帝紀

文帝民賦四十常賦百二十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
漢書賈捐之傳

武帝下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
漢書西域傳

武帝建元元年詔民年八十復二算復二口之算也
漢書武帝紀

元封元年行所巡至縣無出今年算漢書武帝紀

宣帝地節三年流民還歸者且勿算事漢書宣帝紀

宣帝甘露二年減民算三十一算減錢三十也
漢書宣帝紀

元帝時貢禹請民年二十乃算漢書貢禹傳

成帝建始二年減天下賦錢算四十注云本算百二十今減四十為八十
漢書成帝紀

按戶口之賦始於此古之治民者有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未有稅其身者也漢法民年十五而

算出口賦至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傳給徭役亦五十六而除是且稅之且役之也

貢禹以爲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宜令民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

以上通考
戶口考

右算賦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一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

漢書貨殖傳

通考

庶民農工商賈率一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卽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衣食好美矣

按漢法有口賦有戶賦口賦則算賦是也戶賦見於史者惟此二條貨殖傳所言則是封君食邑戶所賦然則地土之不以封者縣官別賦之歟抑無此賦也庶民農工商賈以下似是百戶賦二十與上懸絕殊不可曉又謂之息二千豈官每戶貸以一文而萬戶取息二千乎當考

以上通考
戶口考

右戶賦

惠帝卽位令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

漢書惠帝紀

通考

右軍賦

管算

服虔注云管萬錢算百二十七

漢書景帝紀後二年

右警算

武帝元光六年初算商車法云始稅商賈車船令出算 漢書武帝紀

時公卿言異時算輶車有差請算如故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輶車一算師古曰比例也身為非吏之制非為三老非為

北邊騎士而有輶車輶皆令出一算商賈人船車二船算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有能告者以其

半昇之漢書食貨志 通典通考並同

右算車船

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漢興循而未改漢書食貨志

孝惠高后時吳有豫章郡銅山招致天下亡命盜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漢書吳王濞傳

文帝後六年弛山澤漢書文帝紀

董仲舒說武帝曰宜少近古鹽鐵皆歸於民然後可善志也漢書食貨志

元狩中兵連不解縣官大空富商大賈冶鑄鹽鐵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於是以東郭咸陽

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以上元狩四年事五年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陞

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鹽鐵官與牢盆蘇林曰牢價值也今世人言顧手牢如涓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曰

牢盆鹽盆也師古曰牢蘇說是浮食寄民欲擅幹山海之貨以致富美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

鐵器鬻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鑄故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

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益多賈人矣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爲大農列于九卿而縣官以鹽鐵繕錢之故用少饒矣少缺作謚益廣開置左右輔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

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漢書食貨志

元鼎六年拜卜式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鹽味苦器脆惡賈貴或彊令

民買之迺因孔僅言事上不說漢連出兵三歲費仰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澹之漢書食貨志

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徙爲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

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顧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

詘其義有詔下終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

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顧已之宜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

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爲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又詰偃膠

東南近琅琊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

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執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

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偃已前三奏無詔不惟所爲不許而直矯

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

偃自予必死而爲之即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顧行非奉使體請

下御史召偃卽罪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

漢書終
軍傳

元封元年桑宏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幹天下鹽鐵迺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

各往徃置均輸鹽鐵官

漢書食
貨志

昭帝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儉節宏羊難以爲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

漢書食
貨志

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召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毋與天下爭利御史大夫宏羊以爲此迺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辨者騁其辭斷斷焉行行焉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矯當世反諸正彬彬然宏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議公卿介然而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彊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

上斗筭之徒何足遇也漢書車千秋贊

宣帝地節四年詔鹽民之食而賈咸貴其減天下鹽漢書宣帝紀

元帝初元五年罷鹽鐵官漢書元帝紀

永光三年復鹽鐵官食貨志云元帝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漢書元帝紀

成帝綏和二年賜翟方進冊曰百僚用度各有數君增益鹽鐵變更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云云

方進自殺漢書翟方進傳

倚頓用鹽鐵起漢書貨殖傳

邯鄲郭縱以鑄冶成業與王者埒富漢書貨殖傳

蜀卓氏用鐵冶富漢書貨殖傳

程鄭亦冶鑄賈魋結民富埒卓氏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漢書貨殖傳

宛孔氏鐵冶為業大鼓鑄家致數千金漢書貨殖傳

丙氏以鐵冶起富至鉅萬漢書貨殖傳

鹽官凡二十八郡 河東安邑 太原陽 南郡巫 鉅鹿陽 勃海武 千乘 琅邪海曲 會稽

海鹽 犍為南 蜀臨邛 益州連 巴朐 安定三水 北地弋 上郡獨 西河富 朔方沃 五原

成宜 雁門樓煩 沃陽 漁陽泉 隴西 遼西海 遼東 南海番禺 蒼梧高 東平 北海 東

三才圖會卷之三 權算 約雅堂藏板

萊曲城轅東牟
當利陽樂

鐵官凡四十郡 京兆鄭 左馮翊驤 右扶風雍 弘農宜陽 太原大 河東安邑絳縣 河

內應 河南 潁川城陽 汝南西 南陽宛 廬江皖 山陽 沛沛 魏武 常山都 千乘郡

乘 齊臨 東萊東 東海下邳 濟南東平陵 泰山贏 臨淮鹽漬 桂陽 漢中陽 犍爲

武陵 蜀臨 琅琊 漁陽陽 石北平陽 遼東郭 隴西 膠東秩 魯 楚城彭 廣陵 中

山北 東平 城陽 莒 涿

引羊言往者豪強之家得管山海之利采石鼓鑄煮鹽一家聚至或千餘人大抵盡流放之人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相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偽之業家人有寶器尙猶柙而藏之況天地之山澤乎夫權利之處必在山澤非豪人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人贈窮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人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強暴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矣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不可廢也文學曰庶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是以王者不蓄下藏於民遠爭利務民之義利散而人怨止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代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治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人卿分晉不以鹽冶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不在胸邴大夫曰山海有禁而人不傾貴賤有平而人不疑縣官設衡立準而人得其所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

今罷之則豪人擅其用而專其利也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路也鐵器者農之死士也死士用則仇讐滅田野闢而五穀熟寶路開則百姓贍而人用給人用給則富國而教之以禮禮行則道有讓而人敦朴以相接而莫相利也夫秦楚燕齊士乃不同剛柔異氣巨小之用倨勾之宜黨殊俗異各有所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人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於野而草萊不闢草萊不闢則人困乏也大夫曰昔商君理秦也設百官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人強蓄積有餘是以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軍師以贍故利用不竭而人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務於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用無害於人文學曰昔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人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所害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所出於人間而爲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滿盈而況於人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晝夜之代短長也商鞅峭七叫反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於是丞相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猥以鹽鐵爲不便宜罷郡國榷酤酒關內鐵奏可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息馬廷鸞曰孔僅咸陽所言前之屬少府者其利微今改屬大農則其利盡此聚斂之臣飾說以益其私也管仲之鹽鐵其大法稅之而已鹽雖官嘗自煮之以權時取利亦非久行鐵則官未嘗治

鑄也與孔桑之法異矣

以上通考
鹽鐵考

右鹽鐵

文帝後元年詔曰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

與漢書文
帝紀

景帝紀三年夏旱禁酤酒漢書景
帝紀

後元年夏民得酤酒漢書景
帝紀

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
設木爲榷獨取利也師古曰榷者步渡橋今畧約是

漢書武
帝紀

漢文帝卽位賜民酤五日酤布也王德布於天
下合聚飲食爲酤

漢興有酒酤酤禁其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

昭帝元始六年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乃罷榷酤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

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

顏氏曰占謂自隱度其實定其辭也武帝時賦斂煩多律外而取今始復舊

公非劉氏曰罷酤占租賣酒錢共是一事以律占租者謂令民賣酒以所得利占而輸其租矣占

不以實則論如律也租卽賣酒之稅也賣酒升四錢所以限民不得厚利爾王子侯表旁况侯殷

坐貨子錢不占租皆免侯義與此占租同

馬廷鸞曰按租字古時恐以爲錢貨所之名如食貨志賈誼諫去使天下公得雇租儲錢顏注

僱傭之直或租其本是

王莽篡漢始立法官自釀酒賣之

義和魯匡言山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幹在縣官唯酒酤乃獨未幹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時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

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勿食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亡限則費財傷民

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爲一均率開一廬以賣

如高曰廬肆地臣瓚曰廬酒甕也師古曰廬者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高形如鉞家

廬故取名耳

釀五十釀爲準一釀用麴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

計其賈而參分之以其一爲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賈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及糟藏

灰炭

藏酢漿也才代反

給工器薪樵之費義和置命士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張

長叔臨蓄姓偉等

姓姓名偉也

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莽

知民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肴之將酒百禁之長嘉會之好鐵用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藏五

均賒貨百姓所取平叩以給贈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

叩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卽要貧弱先聖知其然故幹之每一幹爲設科條防禁犯

者罪至死姦吏猾民並侵眾庶各不安生

以上通考權酤考

右權酤

武帝元狩四年初算緡錢

李斐曰一貫千錢出算二十也師古漢書武帝紀

帝紀

公卿言異時算輶車賈人緡錢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未作賈貨賣買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以取利

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算一

瓚曰此緡錢爲是儲緡錢也故隨其所施施於利重者其算亦多諸作有租及鑄如

日以手力所作而賣之

率緡錢四千而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告者以其半畀之

漢書食貨志

元鼎三年十一月令民告緡者以其半與之

漢書武帝紀

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

放令相告言也

楊可告緡徧天下中

家以上大氏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迺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往卽治郡國緡錢得民財

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數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氏破民

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

漢書食貨志

楊可方受告緡義縱以爲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事棄縱市

史記義縱傳

元鼎四年令民得蓄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

師古曰官得母馬之息以給用

賡故除告緡之令也

漢書食貨志

馬廷鸞曰按告緡之令至是行之五年矣武帝之聚歛正爲征伐計也得馬息遂不告緡此漢之

所以猶愈於秦也嘗觀文帝時纔令民實粟塞下便可以減田租武帝時纔令邊民畜馬取息便

可除告緡益一事輒有一事之益後世厲民之政一行則與國俱弊無可哀救雖復縣官百方措

置徒爲煩擾而於民間無分毫之益可歎也夫征權考

右算緡錢

高帝十一年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呈吏或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

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漢書高帝紀 通考

右給獻費

武帝太初四年徙宏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關吏卒食漢書武帝紀

軍市租魏尚爲雲中守軍漢書馮唐傳 市籍租漢書何 棗稅漢書貢禹傳 海租耿壽昌白增漢書食貨

志 海稅注云海丞漢書平帝紀

漢高祖時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於封君湯沐邑各自爲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言

收其所賦稅以自供不入國朝之倉庫也

文帝後六年弛山澤

章氏曰漢之山澤園池之稅本以給供養而少府掌之其後放古虞衡之意而置水衡乃取少府

之所謂山林苑池之稅而付水衡以平之然他日猶有江海陂池屬少府者而海丞注海果丞注

實二者皆少府屬官猶掌之於少府之下則亦不盡屬之也惟文帝時起弛其賦而後世猶有增益其稅而

故爲六筭之令其增損行廢固有時耶

宣帝五鳳中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白增海租三倍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與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未足任宜如故上不聽

元帝元鳳元年令郡國無斂今年馬口錢徃時有馬口出斂錢今省武帝時租及六畜

王莽初設六筭之令諸采取名山澤衆物者稅之

王莽末邊兵二十萬人仰縣官衣食用度不給數橫賦斂又一切稅吏民貲二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制古保養不許其死傷以予民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以上通考征權考

右雜稅

武帝租及六畜漢書西域傳贊

翟方進請算馬牛羊張晏曰馬牛羊頭數出稅算十輪二十也漢書翟方進傳

王莽令諸取鳥獸魚鱉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紉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他

方伎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調舍調舍若今客館皆各自占所爲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

之而以其一爲貢末年盜賊羣起匈奴侵寇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一切稅吏民貲三

十而取一通志食貨略

右租六畜

錢幣錢制錢禁附 白金皮幣 少府禁錢 水衡錢 大司農錢

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溢名爲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

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爲秦錢重而難用更令民鑄英錢黃金一斤

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贏餘以稽市物痛騰躍米石至萬錢匹馬至百金漢書食貨志

高后二年行八銖錢應邵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 漢書高后紀

六年行五分錢即謂 漢書高后紀

武帝建元元年行三銖錢壞四銖造此 漢書武帝紀

五年罷三銖錢行半兩錢漢書武帝紀

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元狩四年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卽多銅山而鑄錢民益盜

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奸或盜摩錢質而取鉛銖

也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其明年有

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奸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周郭其質令不得磨錢取鉛按本紀元狩五年罷半兩錢行

五銖錢今以食貨志考之乃罷三銖非罷半兩通鑒考異亦云紀誤漢書食貨志

元鼎二年郡國鑄錢民多奸鑄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應邵曰所謂子紺錢也 如淳曰以赤銅爲其郭一當五

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

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眞工大奸乃盜爲之漢書食貨志

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

漢書食貨志

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要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漢書食貨志

元帝時貢禹言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于農故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以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饑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梓中杷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糞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買窮則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于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爲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議者以爲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漢書貢禹傳及食貨志